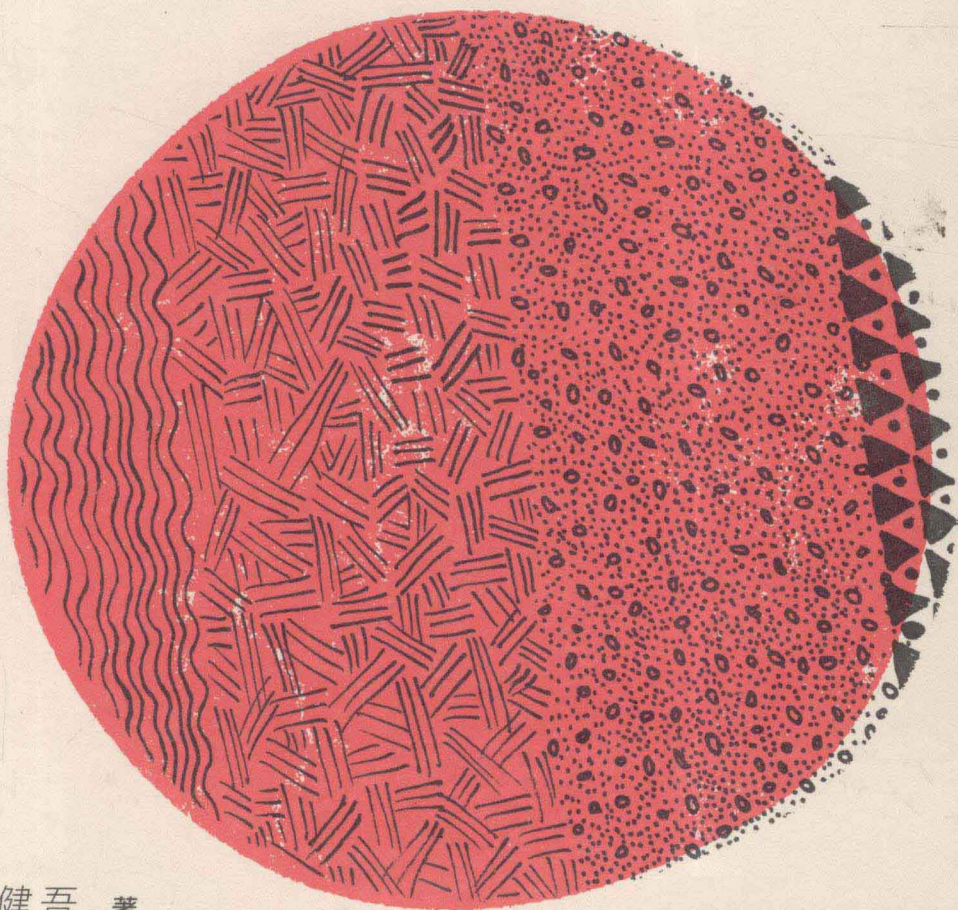


新・日本人論 1

地 震 教 我 的 事 情



健吾 著

作者 健吾
出版總監 鮑偉聰
責任編輯 馬詠詩
策劃 鄧啟麟
校對 唐家健
美術設計 sunnysunshine

圓桌精英出版社委員會

主席 沈旭暉
副主席 黃培烽
社長 鮑偉聰
總編輯 許煜
發展總監 吳凱霖

出版

圓桌精英有限公司

地址 九龍新蒲崗 大有街一號
勤達中心 2107 室
電話 2111 5882 / 2111 5980
傳真 2111 5883
電郵 roundtablebook@gmail.com

印刷

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香港仔 香港仔大道 232 號
城都工業大廈 4 樓
電話 2819 5112
傳真 2855 1344

發行

勤力德圖書發行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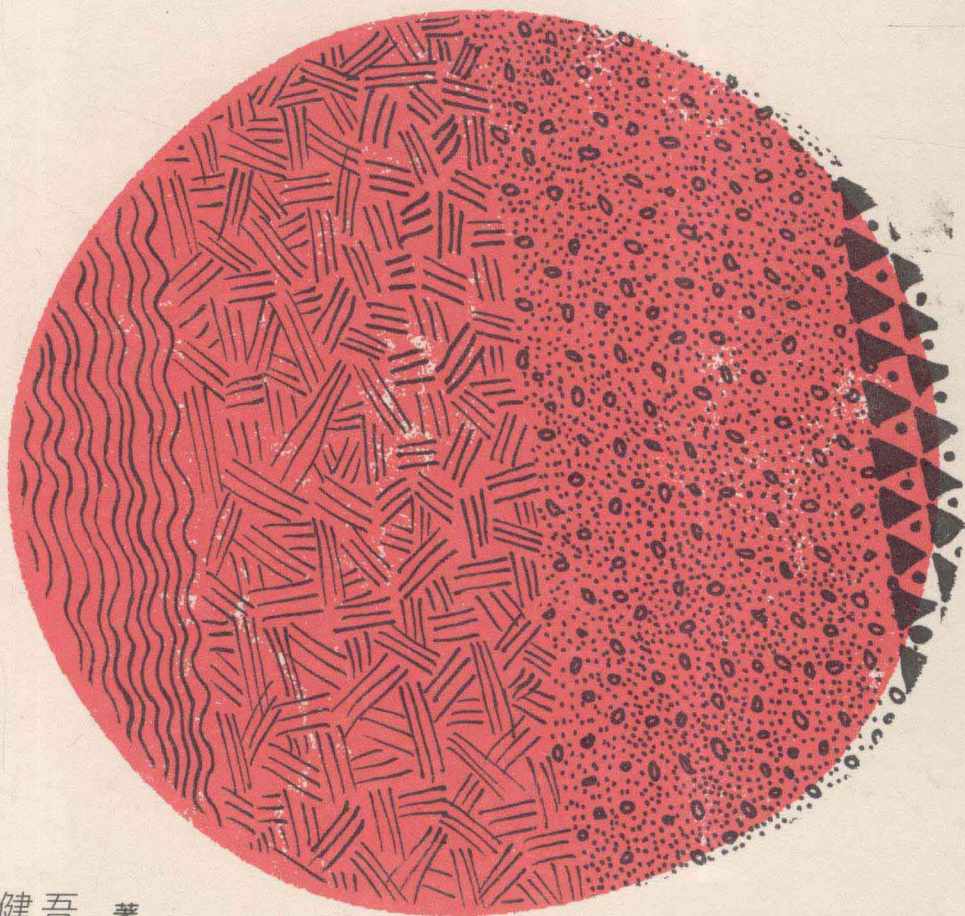
地址 新界葵涌 打磚坪街 57-61 號
中央工業大廈 2A 室
電話 3515 8131

初版 2011 年 7 月
訂價 港幣 七十八元正
ISBN 978-988-19906-5-5

Printed in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eved

新・日本人論 1

地 震 教 我 的 事 情



健吾 著



9 789881 990655 >

定價 港幣 \$78

分類

日本研究

 圓桌精英
Roundtable Synergy Books

 Roundtable
Institute & Its Network

三一一之後，健吾寫了一段這樣的話：

如果面對人家的天災，旁觀別人的痛苦，香港人真的是要「上一課」，我想我們要學習的，不是愛自己，不是珍惜眼前人，而是從容面對世事無常：有，沒有；得到，得不到。

下一次，歐洲大雪，機場癱瘓，請表現得更鎮靜沉着，不那麼慌亂。

家長不要越洋長途電話指教孩子如何騙航空公司的職員家人去世而要死回家奔喪而且還要覺得自己好像做到一件很聰明的事回來在微博在Twitter晒幸福，不那麼丟人現眼。

下一次地鐵因事故停駛，大家轉乘接駁巴士的時候不要人人葉問上身，前擠後擁，禮讓，冷靜，體諒一點去面對意外。

下一次如果鄰近地區再有災難，我們的官員可以收斂他們的個人情緒，不要說哀傷或表示痛心，而是告訴我們他們會做什麼。

下一次，旁觀別人的災難時，不要只關心自己的口袋裏的錢會不會流走。下一次在繁忙時間由金鐘轉車上港鐵，可以行入車廂一點點，只是一點點，對香港人而言，已是一件很好的事了。

香港很幸福，（暫時）沒有地震。但如果有呢？廣州如果有地震，香港也不會好得那兒去。地震究竟教了我們什麼？**日本人受了很多苦。我們旁觀他們的經驗，消費他們的痛苦。我們「必需」思考，如何令自己「身為人類」的質素有所進步。**

希望這書，可以告訴大家，面對天災，面對天命，人需要知道什麼。

新・日本人論 1

地 震 教 我 的 事 情

目次

序

三一一事件最後的反思 6

原來處變不驚是奇怪的事

關於地震，原來處變不驚是奇怪的事 14

謠言止於求證者 23

2011 關東東北大地震的教訓 30

政治是安心生活的基石

為中日歷史糾結一次賬 154

從日本問題在中國問題 162

蓮舫搞革命的首要問題 167

你認為故事要如何寫下去？ 172

眼睛不能沒眼淚 178

鳩首考 184

IDEA'S GOLD 186

日本對華政策淺析 191

核電廠的魔鬼交易 42

關於日本核電廠不方便的真相 54

東日本全毀 91

賭一鋪信任 94

諸心論 97

之後可以做甚麼？ 100

現在我們可以做甚麼？ 104

評論人之死 144

八九十後的經濟出路 197

至少走得比你早 202

秋葉原下的業報 208

貧窮不是問題失去希望才是 214

社會和諧的方法 219

福田康夫的鴿子論 225

宮下公園森林定律 231

J的救災筆記 235

三二一事件最後的反思

三二一 發生了那件事

那一天，我和邁克先生在銅鑼灣吃茶，雪月風花，談什麼時候賞櫻。說三月是賞櫻時節，我還在說：「我有花粉症，三月至六月是我最痛苦的時候，人都像感冒。」

還有一些無關痛癢，但對我們來，應是有一點點趣味的課題，如新會道那家北海道牛奶茶餐廳有一個侍應哥哥長得很像許志安。

我們只在圍內細語：「他知不知道自己很像許志安呢？」

這種對話，用日語說，是很くだらない（*kudaranai*，沒有什麼意義）的話題。

但求個瞬間的歡顏，在沉悶的日常生活中調味，倒是OK，對不？

那一刻，從微博認識的朋友，填詞人梁栢堅先生傳我一條簡訊：「日本地震，好像東京八級。」我心一沉。

終於都來了。

「關東會有大地震」這預言，說了近十年了。我唸書的時候已經開始。直至現在，都仍在說。

其實，我們平日也很愛談日本。去日本，和邁克先生談的，是賞櫻。吃的是北海道。我們有很多生活的小節，已跟日本很貼近。

還有，*YouTube* 那段關於「豆腐火腩飯」的網上潮文，也是港男批判港女愛吃壽司，是膚淺，沒有豆腐火腩的沉著。

日本有膚淺的一面，她深邃的一面，我們又願意知道嗎？

在地震後，有很多記者朋友們，打電話來做訪問。

其中，某電視台的主播先生問的問題，最令我得到反思。他問的問題，很有趣，全都是些定義性的問題。如：他問：「你認為為什麼日本人可以那麼冷靜呢？」

我當下反問：「不如你問，為什麼別的地方會出現搶鹽那麼不冷靜的行為？」

他再反問：「因為對比世界別的地方，如海地，甚至是美國有風災，那些人都
不冷靜。」

我當時真的想認真回答。我說：「媒體建構現實，香港媒體（或華文傳媒）可以斗膽派一個不會日語的女記者去東京，做現場直播，直播室的人就問她：『我也知道呢，日本人的英文不太好啊，你做採訪會不會有困難？』」

你明知有困難，為什麼不派一個會日語的人去，派這種人去東京，她就當然會做出『日本人現時最擔心是經濟復甦的問題』這種『香港式新聞』——自以為是的消滅所有人文價值，以錢掛帥，單一角度。

我相信歇斯底里、流淚、情緒失控的畫面，是一定有出現。忽地有一天，由平靜的生活變成一無所有，你可以冷靜嗎？只是鏡頭看到冷靜而已。」

我看著那個記者的臉容，彷彿就好像說：「X，誰找他來的？他說的東西那麼複雜，怎麼播出去？」

我當下心想：「哦！原來你不是事事關心，事事求真，只是想我說那些……呀，因為日本人的文化是這樣，自小也教育他們面對災難，加上他們的民族性，是不喜歡把話宣之於口，以心傳心的……所以他們就會這樣子。」

他們只是想要他們心目中的說法，而不是思考一下，別的意见，新的角度。

我錯了。

之後，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們看日本，總是想聽一些「我們認為」的意見，而不是另外一些角度的呢？

或許是這樣的，因為我們太習慣「基因論」，如潘乃德（Ruth Benedict）寫《日本人論》的時候，都是找一些人，做些訪問，勾勒出一些民族性，民族性之後被放大，成為了某國人的特質。

就像有人會認為，中國人就一定吵，美國人一定霸道自信，新加坡人比香港人

更現實更愛錢。馬來西亞人很不愛工作。菲律賓人很愛唱歌跳舞等等。

日本人，就被安排了「冷靜沉著」的帽子。

這是不是一個不好的角度。我不知道。

日本是什麼。對香港人，有什麼意義。

日本的冷靜沉著，一定是兩面刃。有好處，也一定有不好處。別以為我在吹捧日本。《新·日本人論》這個系列，是感性地看日本人和我們的關係的小書。不是學術著作。書的第一部份，談的是關於「地震」的反思。第二部份，是一些跟政治有關的文章選錄。因為，地震過後，大家更需要知道，為民，有效率，而且受傳媒和國際組織監察，有權利制衡的政府，是何等的重要。

這個國家，值得用書去記載。他們在這個時空經歷的事情。

他們已經受得夠多苦了。旁觀他們的經驗，消費他們的痛苦，是「必需」令我們有所反思，令自己「身為人類」的質素有所進步。

這是我對三一一事件的反思

另：特此鳴謝在日本東京的JY，她提供了災區的第一手的資料和照片。

感謝日本記者佐保暢子小姐，她是一個很有風骨、有力量的記者。三一一那天，我把她介紹到電台。雖然電台節目主持一直在強調「日本是不是很混亂」，佐保小姐冷靜沉穩，力證「混亂」是香港傳媒強加的。後來，她告訴我一件小事：原來日本人不知道他們的「冷靜行為」，是世間少有的。「直至一些外國傳媒報道日本人才知道」，原來他們做了一件好厲害的事。

最後，我還要感謝所有香港傳媒，你令我感到憤怒、無助，希望這書，可以告訴大家，面對天災，面對天命，人類需要知道什麼。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二日

寫於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眾志食堂



原來
處變不驚
是
奇怪的事

這是離避難所小學二十米的地方。



關於地震，原來 處變不驚是奇怪的事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太平洋沖發生九級大地震。在餘震都有七級的情況下，日本人要再一次面對大震災。大地震、海嘯連同核電廠泄漏幅射，日本面對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不論是華文媒體抑或是西方媒體，對日本所知甚少。

根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的報道，他們發現不少被派到福島、東京、仙台等地的外國記者，也不知道日本的地理，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名字，

Fukushima。其他什麼也不知道了。而不少英文傳媒也把內容簡略了。如有一張報紙的標題是「*Nuclear explosion, 10,000 dead*」。事實上，根據日本傳媒，只是 *Nuclear plant explosion*（核電廠爆炸），而不是核爆（*nuclear explosion*）。而有一萬人死亡，是地震加海嘯和其他的「二次災害」，才有這個數字。

對地震或幅射或其他一切一切的資訊，香港、大陸、台灣以至西方媒體到達東京、仙台、福島、岩手等地方，都異口同聲的發現事情比他們想像中「平靜」。不像是發生了九級地震和海嘯的地方。記者們從採訪巴勒斯坦、紐西蘭等等的地震經驗發現，地震後各地不論什麼人，都會搶掠、混亂。但在日本，發生地震後，各人在資源缺乏的逃難生活中，他們都被看到他們很「冷靜」的處理事情：汽油、食水、食糧、生活日